戲劇研究　第8期
Journal of Theater Studies
2011年7月　　頁1-20

稀見清傳奇《玉指環》考辨
——兼論吳梅手稿〈玉指環傳奇序〉的發現

孫書磊
韓國漢陽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前言

《玉指環》傳奇，在周妙中〈江南訪曲錄要〉[1]首次予以簡單敘錄之前，一直無人著錄。周先生的敘錄只有二百字，其介紹之少，固其然也，而其僅僅著錄上海圖書館藏本，對於南京圖書館的重要藏本卻隻字未提，說明當時尚未發現該本。該劇雖然作爲晚清南方戲曲的優秀作品，但目前尚未引起學術界的應有重視。本文以該劇的南京圖書館典藏本爲主，並結合上海圖書館藏本，對該劇的版本保存情況、題材來源、與筆記和小說之關係，及其創作、流傳背景等戲曲文化現象作專門探討。而筆者對於南京圖書館藏本所附吳梅（1884-1939）手稿〈玉指環傳奇序〉的發現將有利於深化這一研究。

一、《玉指環》傳奇現存本皆非「稿本」辨

《玉指環》傳奇現僅存兩部，屬於兩種版本，分別藏於南京圖書館（索書號116051）和上海圖書館（索書號線善773331-34）。《中國古籍善本書目》[2]據南

[1] 周妙中：〈江南訪曲錄要〉，收入新建設編輯部編：《文史》（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第2輯，頁209-253。
[2]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藏本著錄云：「玉指環傳奇四卷，清張夢祺撰，稿本。」南圖目錄則稱：「玉指環傳奇四卷，題剪紅閣撰，稿本，二冊」。似乎南圖典藏本爲稿本可作定論。然而，上圖館漠視《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上圖藏本所云「玉指環傳奇四卷，清張夢祺撰，清鈔本，八行二十字無格」，做簽條卻稱「玉指環傳奇四卷，清張夢祺撰，稿本，四冊」。一種著述固然不排除有一稿本、二稿本乃至多次修訂的現象，但既爲稿本，其成書的時間就必須在作者的有生之年。上圖藏本匣板面刻「玉指環傳奇，同治八年三月梓臣清翫」，同治八年即一八六九年，而《玉指環》傳奇作於道光五年（1825），劇作者卒於咸豐元年（1851）（詳見下文論述），所以，上圖藏本只是鈔本而非稿本，周妙中〈江南訪曲錄〉將上圖所藏該劇著錄爲「舊鈔本」是正確的。

上圖藏本稿本身份的喪失，並不能增加我們對於南圖藏本作爲稿本身份的信心。相反，通過對上圖藏本與南圖藏本的比勘，南圖藏本的稿本地位卻搖搖欲墜。

南圖所藏《玉指環》二冊四卷，具體情況是：

上冊封面題「玉指環傳奇」，扉頁和次頁署「珍泉手抄」，次頁下端鈐「珍泉」方形朱色陽文印。以下內容依次爲：署「乙酉仲春星符趙春元」之〈敘〉；〈玉指環引證〉之《雲溪友議》一則，《唐宋遺史》一則，其中〈玉指環引證〉題下鈐「八十一品草閣印」朱文方印；〈玉指環目錄〉：卷一〈寄廡〉、〈屏窺〉、〈川譙〉、〈遣侍〉、〈摘奸〉、〈環約〉，卷二〈京變〉、〈勸贅〉、〈憶簫〉、〈辭幕〉、〈禱洲〉、〈斬雲〉、〈環殉〉，卷三〈報遷〉、〈獄歎〉、〈代鎮〉、〈釋姜〉、〈驚殞〉、〈續緣〉、〈魂覲〉，卷四〈環生〉、〈屬訪〉、〈懷夢〉、〈齋絮〉、〈籌獻〉、〈環圓〉。[3]後爲卷一、卷二正文內容。卷一題署「剪紅閣填詞」，〈寄廡〉前爲開場〈提綱〉【滿江紅】詞一首：「失路英雄，是他日西川節鎮。飄零處風塵物色，幾人紅粉。鴻爪乍留江上跡，鸞群忽散天邊陣。八年烽朱火隔秦川，愆芳訊。　離別意，留環認。生死念，留環殉。悵重來崔護，玉埋香殞。開府東床人替代，正西天重締因緣分。一

[3] 目錄未列〈提綱〉一齣，正文算上〈寄廡〉之前的〈提綱〉則有27齣。上圖藏本各部分也大致相同，但周妙中〈江南訪曲錄要〉著錄上圖藏本時，誤將「唐宋遺史」錄爲「唐宗遺史」、「摘奸」錄爲「嫡奸」、「籌獻」錄爲「壽獻」。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著錄上圖藏本爲26齣。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附錄一〈傳奇蛻變期現存作品簡目〉將上圖藏本著錄爲20齣。

臺灣華藝學術期刊資料庫

生情分做兩生債，情兼恨。」以及下場詩：「豪荊寶香分貯嬌屋，癡玉簫腸斷望夫山。情太眞替續離鸞譜，老韋公重認肉指環。」卷一第一齣〈寄廡〉題下鈐「八十一品草閣印」朱文方印，第五齣之前的四齣、引證、序文等在各頁左上角處均標有一些的俗寫數字記號。

下冊扉頁署「珍泉手抄」，下端鈐「珍泉」朱文方印。以下依次爲卷三、卷四正文內容。卷三〈報遷〉題名下鈐「八十一品草閣印」朱文方印。[4]

書高16.8釐米（拷貝本誤提作15釐米），半葉寬12釐米。無框格，半葉8行，行20字。曲詞和賓白皆單行，曲詞大字頂格，賓白小字低一格。宮調名和舞臺提示語爲雙行書寫。小楷書寫，個別字有塗改現象。除了卷首「引證」二則無標點外，卷首敘文和其後正文皆有標點，而所有標點皆爲朱色。圈點、改動文字與符號皆爲墨色。

此外，尤其要強調的是，筆者在南圖藏本內發現了吳梅先生爲南圖藏本《玉指環》傳奇所撰寫的〈玉指環傳奇序〉一篇，共二葉，無欄格，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框上下左右均爲雙邊。顯然，這是吳先生在閱讀南圖藏本《玉指環》之後所特意撰寫，夾於本內（詳見下文論述）。

南圖藏本與上圖藏本文字有所不同，限於篇幅，現將卷首序文及正文前五齣之間有出入的文字比較如下：

	南圖藏本	上圖藏本
序文	稿脫蘆葫，非徒依樣，神傳阿堵，最重添毫。	稿脫葫蘆，非徒依樣，神傳阿堵，最重添毫。
	能吹白石之簫，曲方合度，善效瑯玡之哭，山不須登。	能吹白石之簫，曲方容度，善效瑯玡之哭，山不須登。
	或謂《春燈》《燕子》，錯悔從前，《邯鄲》《南柯》，夢戀身世，譜《桃扇》而思故國，怨王四而思中郎，大抵借古抒懷，託名致慨。	或謂《春燈》《燕子》，錯悔從前，《邯鄲》《南柯》，夢悲身世，譜《桃扇》而思故國，怨四郎而歎中郎，大抵借古抒懷，託名致慨。
	圖成蓋地，使遍八紘，情出於自然，果緣之證俄頃。	圖成蓋地，使遍八紘，情寄出於自然，果緣證之俄傾。
	任筆墨之多情如此，奈章文之憎命如何。	任筆墨之多情若此，奈文章之憎命如何。
	乙酉仲春星符趙春元序	道光乙酉仲春含山蘭坡張夢祺自敍

[4] 楊廷福（1920-1984）、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無「剪紅閣」、「珍泉」條，亦無「八十一品草閣」者，「星符」條下爲「談泰」而非趙春元。「八十一品草閣」很可能寓指主人的社會地位較低，而這與趙春元序文的內容是吻合的。

臺灣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文	十二巫山閑雲飛要了。（第二齣【月上五更】）	十二巫山閑雲要飛了。（第二齣【月上五更】）
	驚蝴開蝶離花早。（第二齣【二犯月兒高】）	驚開蝴蝶離花早。（第二齣【二犯月兒高】）
	小弟備有薄酌。（第四齣）	小弟薄有備酌。（第四齣）
	人間薄命惟女奴。（第四齣【集賢賓】）	人間薄命女中奴。（第四齣【集賢賓】）
	我千乃裏羈人，介一寒士。（第四齣）	我乃千里羈人，一介寒士。（第四齣）
	今上登極，蒙恩爲擢刑部郎中兼侍御職史。（第五齣）	今上登極，蒙恩擢爲刑部郎中兼侍御史職。（第五齣）

正文第五齣之後各齣差異的情況也大致相當。除了序文的落款有明顯不同外，序文的正文文字亦存在差異，其中南圖藏本舛誤者多，而上圖藏本舛誤者少。南圖藏本中顛倒的文字很多，如「蘆葫」、「之證」、「章文」、「飛要」、「驚蝴開蝶」、「千乃裏」、「介一」、「爲擢」、「侍御職史」等，但皆已標注了訂正的記號。上圖藏本雖也有「薄有備酌」之類的顛倒，但不多見。南圖藏本「情寄出於自然」中的「寄」字原脫，後訂正時補上。南圖藏本中「曲方合度」中的「合」字，後訂正時改爲「容」；「怨王四而思中郎」中的「思」字，後訂正時改爲「歎」；「任筆墨之多情如此」中「如此」，後訂正時改爲「若此」。改正後的內容更爲合理，且皆與上圖藏本相同。誠然，南圖藏本與上圖藏本之間文字差異之處亦互有優劣，如南圖藏本中的「夢戀身世」不如上圖藏本中的「夢悲身世」符合上下文文意，上圖藏本中的「怨四郎」不如南圖藏本中的「怨王四」更準確地指涉《琵琶記》，上圖藏本「俄傾」不如南圖藏本「俄頃」正確，然而從總體上看，南圖藏本除了一些抄寫顛倒之處外，其文字的準確性當高於上圖藏本。

南圖藏本既然有如此多的錯誤，訂正後的內容與上圖藏本相同，同時保留了一些不同於上圖藏本的相對獨立的內容，則說明兩個問題：一是，南圖藏本絕非稿本。文字的顛倒不是創作者的問題，而應屬於抄寫者誤抄所致。可以想像，即便稿本作者寫作態度極其不嚴謹，也不會出現如此之多的匪夷所思的錯誤。二是，南圖藏本的抄寫與上圖藏本的抄寫，其所用的底本可能相同或較爲接近，如南圖藏本第四齣【集賢賓】曲「人間薄命惟女奴」一句唱詞的「惟女奴」，原抄作「女中奴」，後改爲「惟女奴」，而「女中奴」正與上圖藏本相同，但從抄寫時間上看，南圖藏本應該不是以上圖藏本爲底本。序文末尾所署「道光乙酉仲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春含山蘭坡張夢祺自敍」，顯然是劇作者之外的第三者即抄寫者的口吻，與「自敍」云云相矛盾，而「乙酉仲春星符趙春元序」則眞正屬於作者之外第三者的序文撰者的原來口吻，也就是說南圖藏本和上圖藏本卷首序文並非劇作者所撰之自序，上圖藏本序文落款是抄寫者自行改動的結果，而南圖藏本序文落款則是改動之前的眞實情況。另外，從鈔本的紙質情況看，也可以看出南圖藏本的年代早於上圖藏本。

總之，南圖藏本與上圖藏本一樣都是鈔本，皆非稿本。所不同者，南圖藏本是一個較能反映底本原貌而只是抄寫粗糙的早期鈔本，其抄寫者即爲別署和鈐印的「珍泉」；而上圖藏本則是一個抄寫較爲工整但加上抄寫者主觀判斷的後期鈔本，其抄寫者爲題簽者「梓臣」。

二、《玉指環》傳奇作者與創作考

南圖藏本《玉指環》傳奇的原本上只署「剪紅閣塡詞」，並未標明該劇作者的姓名。「剪紅閣」者爲誰？《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將南圖藏本的作者著錄爲張夢祺，南圖於一九九六年所做的該本拷貝膠片題簽爲「張夢奇」。「剪紅閣」與張夢祺、張夢奇之間是何種關係？由於《中國古籍善本書目》將上圖藏本撰者著錄爲張夢祺，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受其影響，《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也將南圖藏本著錄爲張夢祺的作品。至於張夢奇者，自然是南圖誤寫所致。

南圖藏本卷首序文沒有提及劇作者的具體姓氏，查各種索引類工具書亦無序文撰寫者「星符趙春元」的任何線索，更談不上從中發現趙春元與剪紅閣之關係。但安徽書畫名人網云：「張開來，引生，白頭翁，牽蘿書屋，剪紅閣，清嘉慶十八年舉人，和州人，書法〈對教序〉，善畫石。著《牽蘿書屋駢體文》、《剪紅閣詞曲》。參考：《和州志》。」[5]查《〔光緒〕直隸和州志》，卷二十三〈人物志．文藝〉云：「張開來，字引生，嘉慶癸酉舉人。書法〈聖教序〉，善畫石，自號石頭翁，著有《牽蘿書屋駢體文》、《剪紅閣詞曲》。子夢鈴，道光壬午舉人，蕪湖縣教諭；夢祺，自有傳。夢笏，乙未舉人，壽州學

[5] 參見安徽書畫名人網，http://www.ahshuhua.com/lidai-sow.asp?id=288，網路上載日期2006年10月2日，讀取日期2009年10月12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6]顯然，除了個別文字抄錄有誤外，安徽書畫名人網的資料來源於《〔光緒〕直隸和州志》。

如果僅就《〔光緒〕直隸和州志》的這段文字看，張開來既然著有《剪紅閣詞曲》，而南圖藏本《玉指環》傳奇又爲「剪紅閣塡詞」，那麼，《玉指環》當爲張開來所撰。但是，《玉指環》與《剪紅閣詞曲》之間不能簡單的畫等號，認定張開來撰寫《玉指環》，尚缺乏其他材料的佐證。

其他資料卻將筆者的視線牽引到了張開來次子張夢祺身上。上圖藏本題署「剪紅閣夢祺張蘭坡塡詞」，南圖藏本所夾吳梅〈玉指環傳奇序〉稱「蘭坡先生作此記」，皆明確指出該劇作者爲張夢祺（蘭坡）。《〔光緒〕直隸和州志》卷十九〈人物志．宦績〉載：「張夢祺，字蘭坡，幼聰穎過人，讀輒十行下，解音律、明算數，不徒爲帖嘩學。乙未舉於鄉，戊戌成進士，簽得山東知縣。初，祺爲諸生，言行訥謹，若無異常人，及歷任曆城、安邱、嶧縣、棲霞、東阿等縣，抑豪強，鋤奸宄，治煩理劇，施措裕如，山東稱能吏焉。嗣遷德平，卒於官。」[7]張夢祺即上文所引《〔光緒〕直隸和州志》中張開來本傳所載的開來之次子。「剪紅閣」爲張開來、張夢祺父子共用的室名。

吳梅〈玉指環傳奇序〉指出，「先生治行並龔黃，文章追魏晉，而南詞妍麗，又得東塘、昉思之緒。」「龔黃」即漢循吏龔遂與黃霸的並稱，泛指循吏。方志載張夢祺爲官山東時，「抑豪強，鋤奸宄，治煩理劇，施措裕如，山東稱能吏」，正與吳先生所言同義。可見，《玉指環》傳奇的作者爲《〔光緒〕直隸和州志》所載之張夢祺。

著錄《玉指環》作者爲張夢祺並爲之撰寫作者介紹的文獻，有周妙中〈江南訪曲錄要〉、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云：「張夢祺，號蘭坡，里居、生平皆未詳。」[8]此前，周妙中〈江南訪曲錄要〉就已經給予了初步考證：「張夢祺，安徽含山人，道光十八年三甲三十名進士。」[9]含山縣，隸屬和州。周妙中先生的說法可以通過查閱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張」姓之「夢祺，安徽含山，清道光18/3/30」得到

6 〔清〕朱大紳、高照纂：《〔光緒〕直隸和州志》（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卷23，頁11。

7 朱大紳、高照纂：《〔光緒〕直隸和州志》，卷19，頁39-40。

8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彙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434。

9 周妙中：〈江南訪曲錄要〉，頁2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印證。[10]

《〔光緒〕直隸和州志》既稱張夢祺「遷德平，卒於官」，則張夢祺的卒年，可以通過淩錫祺、李敬熙總纂《〔光緒〕德平縣志》的相關記載確定。該志卷五〈官師．知縣〉之「咸豐」條載：「張夢祺，安徽含山縣，進士，元年任。武燮，山西交城縣，舉人，元年任。」[11]可見，咸豐元年（1851）是德平原知縣張夢祺去世、新任知縣武燮上任的時間。鄧長風先生結合《〔光緒〕直隸和州志》所載張開來本傳，推斷張夢祺「其生或在嘉慶五年（1800）前後，得年僅五十上下」，[12]只是從一般序齒的角度臆測而已。

雖然張夢祺的生年不能完全確定，但是，對於張夢祺的生平經歷，除了《〔光緒〕直隸和州志》張夢祺本傳所介紹的情況之外，我們依然可以通過對相關方志的檢索，做一些補充。王振錄、周鳳鳴修、王寶田纂《〔光緒〕嶧縣志》卷十九〈職官列傳．令〉：「張夢祺，安徽含山縣，進士，道光十九年冬十一月署縣事，在任數月而善政班班可紀。」[13]馬世珍纂修、張柏恒增訂《〔道光〕安邱新志》卷一〈紀一．總紀〉：「（道光）二十一年辛丑春正月大風雪，……二月，知縣張夢祺至。……二十二年壬寅六月知縣齊棟至。」[14]黃麗中修、於如川纂《〔光緒〕棲霞縣續志》卷五〈秩官志〉之〈職官表〉知縣欄：「（道光）二十九年，張夢祺，安徽含山人，進士。三十年，達齡阿，滿洲鑲白旗，舉人。」卷五〈循吏小傳〉：「張夢祺，久襄審局，明察若神。初任棲霞，斷獄不啻老吏。學精賦役，兼諳申韓，一切檔悉出己手。案無批駁，上憲稱之曰能。不久超遷，闔邑惜焉。」[15]周竹生修、靳維熙總纂《〔民國〕續修東阿縣志》卷八〈官師志〉：「張夢祺，安徽，進士，道光三十年任。李鐘泰，雲南，進士，咸

10 朱保炯、謝沛霖：《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486。

11 〔清〕淩錫祺、李敬熙：《〔光緒〕德平縣志》（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卷5，頁17。

12 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頁288。

13 〔清〕王振錄、周鳳鳴修、王寶田：《〔光緒〕嶧縣志》（光緒三十年〔1904〕刊本），卷19，頁24。

14 〔清〕馬世珍纂修、張柏恒增訂：《〔道光〕安邱新志》（民國三年〔1914〕石印本），卷1，頁15。

15 〔清〕黃麗中修、於如川纂：《〔光緒〕棲霞縣續志》（光緒五年〔1879〕刊本），卷5，頁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豐元年任。」[16]據此，張夢祺於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至二十年（1840），任山東嶧縣知縣；二十一年（1841）二月至二十二年（1842）六月，任山東安邱縣知縣；二十九年（1849）至三十年（1850）年，任山東棲霞縣知縣；三十年至咸豐元年（1851），任山東東阿縣知縣。上文所引《〔光緒〕德平縣志》顯示，張夢祺於咸豐元年始任山東德平縣知縣，隨即歿於官。然則，張夢祺于何時知山東歷城縣？雖然毛承霖纂修《〔民國〕續修歷城縣志》卷三十三〈職官表〉中記載乾隆至宣統間之知縣及其以下各級僚屬，卻無張夢祺，[17]但是，根據《〔光緒〕直隸和州志》卷十四〈選舉志表．道光〉和卷十九〈人物志．宦績〉所載道光十八年戊戌（1838）張夢祺成進士得知，其「簽得山東知縣」應在當年或次年，而自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之間的若干年間，其生平亦無可考證。所以，其任歷城知縣的時間當在這兩段時間之內。

上引方志的記載表明，張夢祺是一位博學多才、恪盡職守、深受民眾愛戴的能吏、循吏。方志儘管也曾強調他「解音律」，然而沒有特別說明他在音律方面的成就。如果一定要在音律方面尋找他的成就的話，那麼，《玉指環》傳奇無疑是最能代表其音律方面成就之所在。一方面，考慮到張夢祺走上仕途之後愛民勤政，一般無暇染指於戲曲創作，另一方面，結合《玉指環》傳奇所流露出作者英雄失路、懷才不遇的情緒（詳下文所論），該劇的創作時間當在作者入仕之前，即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換言之，《玉指環》傳奇爲張夢祺早年創作的作品。

三、《玉指環》立意及其與同題材小說、戲劇的敘事差異

張夢祺《玉指環》傳奇寫唐代長安人韋皋幼失雙親，長依叔父，雖有文韜武略，然苦於無進身之門。遂別長安，投身其年伯武昌廉使陳公幕府，至則得知陳公赴粵公幹，只好寓於黃鶴樓中。適有江夏太守姜公之子荊寶豪爽憐才，與皋交往，助其旅資，後邀皋至府中寓居。荊寶有一青衣名玉簫者，頗有才華，貌美多情，思慕文士，窺見韋皋，爲之傾倒，私有抱衾之願。荊寶遂送玉簫侍奉韋皋。

16 周竹生修、靳維熙總纂：《〔民國〕續修東阿縣志》（濟南：濟南午夜書店，1934年鉛印本），卷8，頁1。

17 毛承霖纂修：《〔民國〕續修曆城縣志》（山東續修曆城縣志局鉛印本，1924-1926年），卷33，頁1-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人情投意濃。然好景不長，皋叔父函告陳公，請其敦促皋速返鄉。韋皋與玉簫江邊分手，皋許以短則五年，長則七年爲期，定來迎娶，並贈玉簫玉指環一枚，題帕詩一首，以期將來團聚。韋皋返鄉途中恰遇朱泚作亂，天子出奔。皋改投西川節度使張延賞幕下。張妻苗氏賞識皋，勸張招皋入贅，張嫌貧不許。苗氏趁張赴京期間，私下招贅韋皋。張回家得知情況後怠慢韋皋。值鳳翔節度使張鎰函聘韋皋作營田判官。皋與妻子以歸省爲由向張延賞辭行，張慶幸送走了窮鬼。韋皋別後五年，玉簫到鸚鵡洲祈禱皋早日回來。牛雲光、李楚琳勾結朱泚，李殺害張鎰，牛從皋營中潛逃後，路遇朱泚派人下僞詔除皋僞職，便返回勸說韋皋投降。皋令其脫掉盔甲，方放其入城，並加以犒勞牛，趁其不備，令伏兵捕而斬之。八年又到，玉簫苦等韋皋不至，遂憂傷而逝。皋平叛有功，先升隴州刺史，繼升西川節度使，替張延賞之職，招張進京。皋謊稱韓翃赴任，張得知新任節度就是女婿韋皋後，無顏面對，只得不辭而別，先行赴京。韋皋審獄，得知犯人中有姜荊寶曾經得官，但因家人失火燒掉官倉而獲罪，便免其罪。而荊寶則告知玉簫已亡，皋慟哭不已。玉簫死後升入上界，楊太眞請佛爲之續緣，並言韋皋乃諸葛亮後身。方士稱能令皋與玉簫相見，皋遂齋七日，果然於夜間得與玉簫之魂相見，玉簫告知將爲皋托生，當於十三年後再續前緣。十三年後，韋皋托姜荊寶賑災之機遍訪民間十三四歲女孩有類玉簫者而不得。韋皋與東川節度使盧坦相善。玉簫托生盧家爲丫鬟，手指戴肉指環，名仍爲玉簫，夢見韋皋，並記得韋皋的詩，便將此詩寫下，恰被盧坦認出爲韋皋之詩，得知乃玉簫托生。韋皋生日，眾官所送壽儀無非金銀器皿，而盧獨將玉簫送與韋皋。二人終得以玉指環而續成姻緣。該劇從立意到敍事都有著特別的意義。

（一）《玉指環》立意

玉簫女與韋皋兩世姻緣，自唐宋迄於明清，始終是小說、戲劇創作中常寫不衰的故事。小說方面，現有存本者有唐代范攄《雲溪友議》卷三〈西川韋相公皋〉、卷四〈張延賞〉篇[18]、宋代曾慥《類說》卷四十一所收〈雲溪友議．玉

[18] 范攄《雲溪友議》版本極多，此處參考《筆記小說大觀》第一冊所收上海進步書局本。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稱，玉簫女兩世姻緣故事在《雲溪友議》卷中爲〈玉簫化〉、〈苗夫人〉二篇。

臺灣華語學術期刊資料庫

簫指環〉篇[19]、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所引〈宋史遺事．玉簫再生爲皋妾〉篇[20]，以及明末天然癡叟《石點頭》第九卷〈玉簫女再世玉環緣〉[21]等；戲劇方面，現有存本者則有元代喬吉《玉簫女兩世姻緣》（簡稱《兩世姻緣》）雜劇[22]、明代無名氏《韋鳳翔古玉環記》傳奇[23]、楊柔勝《玉環記》傳奇[24]、陳與郊《鸚鵡洲》傳奇[25]、清代周昂《玉環緣》傳奇[26]等等。與以往同題材小說、戲劇尤其是以往戲劇重在抒寫男女之情的意圖不同，張夢祺《玉指環》傳奇的立意卻在於爲奔波於窮途末路的文士一吐憤世之情。該劇第一齣〈寄廡〉中，生扮韋皋上場所唱【滿庭芳】云：「薪米緣慳，文章命蹇，累人輕去家園。蠅頭蝸角，微末苦拘牽，說甚蓬瀛未遠。猛抬頭，溟浪滄煙，生愁著一聲清磬，暮了少年天。」因爲「文章命蹇」，韋皋先是背井離鄉，繼而寄江夏姜氏籬下。也是由於同樣的原因，他又迫不得已地入贅張府。「家雞也想入鳳凰群」[27]，這是文士不遇的共同命運。

劇作之所以在主旨上作如此處理，是因爲劇作者張夢祺有著獨特的人生經歷。趙春元敘該劇稱：「至如印累綬若，錯雜薰蕕，弓抱旗翻，剪除荊棘，靡不探原故實，寄慨興亡。子瞻之鐵板頻敲，處仲之唾壺欲缺，可謂括情天於楮墨，幻出煙雲，澆孽海以醍醐，借消塊壘者矣。」又云「作者抱鴻逵之素志，屢馬阪之低頭，鬼亦笑人，誰堪青眼！屋都礙帽，那覓黃金？固已島瘦郊寒，衡愁淹恨，一旦挑燈展卷，拍板拈毫，而見落魄風塵，得逢紅拂。論交萍水，竟惠紫雲。窮士揚眉，衍魚龍之變化；達人造命，撰仙佛之因緣。宜乎哭罷窮途，畫殘

19 曾慥《類說》卷41所收〈雲溪友議．玉簫指環〉篇內容簡約，沒有《筆記小說大觀》第一冊所收上海進步書局本《雲溪友議》卷三〈西川韋相公皋〉篇內容翔實。參見曾慥：《類說》，收入《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93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 873，頁714。

20 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卷上所引〈宋史遺事．玉簫再生爲皋妾〉篇之後，附有范攄〈雲溪友議．西川韋相公皋〉篇。參見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頁89-91。

21 天然癡叟：《石點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卷9，頁210。

22 《玉簫女兩世姻緣》，收入李開先輯：《改定元賢傳奇》，明嘉靖間刊本。

23 佚名：《韋鳳翔古玉環記》，明萬曆閒金陵富春堂刊本。

24 楊柔勝：《玉環記》，明末汲古閣刊《六十种曲》所收本。

25 陳與郊：《鸚鵡洲》，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刊本，收入《古本戲曲叢刊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年）。

26 周昂：《玉環緣》，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此宜閣刊本。

27 南圖鈔本《玉指環》第八齣〈勸贅〉張延賞賓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粉壁。」結合劇情，我們有理由相信趙春元所言非虛。劇中不以玉簫爲主角，而以韋皋爲主人公，韋皋先歷經坎坷，後發跡變泰，乃是張夢祺自己窮途歌哭的寫照。

（二）《玉指環》題材來源及其與同題材小說、戲劇的敘事差異

玉簫爲文學虛構的形象，於史自然無徵。而韋皋卻是唐代較有影響的歷史人物，《舊唐書》卷一百四十、《新唐書》卷一百五十八有傳。另外，劇中張延賞、朱泚、李晟在正史中亦皆有傳，牛雲光反叛事有記載。但是這些正史所記史實主要是與他們有關的軍國大事，絲毫不涉及他們的家庭生活與婚姻狀況。顯然，《玉指環》中韋皋與玉簫的兩世姻緣故事，韋皋入贅張延賞府而張因嫌貧愛富等情節的題材來源與正史無關。作者在該劇卷首鈔錄了《雲溪友議》和《唐宋遺史》中相關內容，卻明確地告訴讀者該劇的主要情節來源於非正史性質的材料。還需要說明的是，《雲溪友議》有兩篇，雖然《玉指環》卷首沒有轉錄其中〈張延賞〉篇，但劇中關於韋皋在入贅張延賞府及其因爲羞辱而含憤出走的遭遇等情節，既與劇作卷首所錄《宋史遺事》內容相同，也是《雲溪友議》卷四〈張延賞〉篇的基本內容。

《雲溪友議》和《唐宋遺史》中玉簫故事以及韋皋與張延賞之間的過節，原屬於互不相干的兩個獨立的故事。《玉指環》將其邏輯嚴密地組織在一起。雖然在此之前的一些小說、戲劇作品也都進行了類似的組織，但是，在敘事的順序上存在著差異。話本小說《石點頭》之〈玉簫女再世玉環緣〉和周昂《玉環緣》傳奇，皆先敘皋與張之間的矛盾，再敘皋在人生的低谷與玉簫之間的感情，《玉指環》則相反。無名氏《韋鳳翔古玉環記》和楊氏《玉環記》先敘皋與玉簫的結識，再敘皋後來入贅張府及其引發的矛盾，雖然《玉指環》與之相同，但是，無名氏《韋鳳翔古玉環記》和楊氏《玉環記》、周氏《玉環緣》尤其前二劇，以及話本小說《石點頭》之〈玉簫女再世玉環緣〉等，在敘述韋皋離開玉簫後，就不再寫韋皋對玉簫的別後相思，這不僅有悖於常理，而且更有損於敘事的嚴整與統一。

除了上述的敘述順序和線索上有差異外，如果單從戲曲創作的角度看，張夢祺《玉指環》也沒有照搬前人任何一種劇作的敘事模式。《兩世姻緣》雜劇和陳與郊《鸚鵡洲》傳奇只敘韋皋與玉簫情事，沒有涉及韋皋的仕途生涯以及入贅張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府、備受張延賞歧視之事，故不以表達不遇於世的情緒。楊柔勝《玉環記》傳奇脫胎於無名氏《韋鳳翔古玉環記》傳奇，重點敘韋皋結識勇士范克孝，以及入贅張府後，張延賞一味偏聽僕人富童挑唆，趕走韋皋。小人作亂，正人君子蒙冤遭殃，乃是此二劇共同的敍述角度，與《玉指環》相比，顯得十分瑣屑，甚至庸俗。周昂《玉環緣》傳奇寫韋皋與張延賞女成婚後，被張二子讒毀，被迫進京赴試，一舉落第，結識玉簫，再舉高中，仕宦顯達，也落入俗套。

《玉指環》的敍事特點顯示了該劇具有獨特的南方戲曲文化內涵：戲曲中的文人與女性之間關係，由過去的不對等的上流社會男性對身處社會下層的女性的翫賞態度，發展到以男女之間不分等級、不顧年齡的超平等式的觀念爲基礎的自由戀愛新階段。這也是對清初《桃花扇》中侯、李之間形而上的愛情模式的發展。[28]所以，從這個層面上看，將玉簫的身份由妓女變而成爲青衣，不僅讓玉簫的情感變得更加純潔，使劇作走出文士、妓女情感戲的老路，而且其開放式的文化內涵亦非同一般。當然也要看到，就玉簫女這一題材來說，晚明小說《石點頭》早於《玉指環》而具有了這樣的內涵，戲曲創作已經遲了一大步。

四、吳梅手稿〈玉指環傳奇序〉的發現

南圖典藏鈔本《玉指環》傳奇除了以原本典藏形式保存於南圖外，還曾由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於一九九四年攝製成微縮膠卷加以保存。按照南圖規定，在有微縮件或電子掃描件的情況下，一般不向讀者提供底本的善本原件。筆者先後借出微縮件及其底本原件，發現南圖所藏善本《玉指環》傳奇首冊內夾附尚未裝訂的吳梅爲《玉指環》傳奇所寫序文二葉。二葉均有框格，半葉九行，行二十字，框上下左右均爲雙邊。序文紙張與之所系的南圖典藏《玉指環》傳奇鈔本比較，顯得新豔一些。從裝訂、行款和紙質上看，該文與南圖鈔本《玉指環》非爲同時書寫，吳梅序文當爲其閱讀該鈔本之後的即興之作。

衆所周知，吳梅藏有大量古典戲曲文本，也曾寫過爲數不少戲曲序跋，這些戲曲序跋是吳梅評價古典戲曲的最直接的資料。

28 雖然元有《西廂記》、明有《牡丹亭》都寫男女追求愛情，但是無論是崔、張，還是柳、杜，其在才學、年齡、社會地位上都是大致相同的，男女之間原本就有一些形而下層面的平等，故沒有《玉指環》中韋皋、玉簫那麼超脫。相比較，《桃花扇》的侯、李愛情已經相當的形而上了。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期刊資料庫

王衛民〈談吳梅的戲曲序跋〉云：「吳氏南北奔走、節衣縮食，收藏古曲本六百餘種。每得一本他總要認眞閱讀，細細琢磨，並把心得體會寫在書前書後或發表在出版物上。門生任訥（中敏）先生曾輯錄九十四篇成《霜崖曲跋》三卷收入《新曲苑》（中華書局一九四〇年出版）。後來徐益藩先生又輯《霜崖序跋》五十四篇加以補充（發表於一九四二年《戲曲》三輯）。一九七九年任先生囑我重新輯錄，先後得二百餘篇。編選《吳梅戲曲論文集》（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時，我從中選出專門談論雜劇傳奇的八十九篇和專門談論曲史、曲目、曲集的二十篇，分別起名《瞿安讀曲記》和《瞿安序跋》收入其中。」[29]中國戲劇出版社於一九八三年出版的《吳梅戲曲論文集》爲王衛民先生選編。王衛民先生集幾十年之力，潛心整理研究吳梅學術資料，尤其對於吳梅爲所撰寫的戲曲序跋的搜集是不遺餘力的，這些資料今又俱被收入由他編校的《吳梅全集》[30]之中。《吳梅全集》既名「全集」，則所收自然是迄今最全面的。該集共收吳梅讀曲記（實爲序跋）一百六十五篇、序跋六十七篇，共計二百三十二篇。王衛民先生此前曾說的其搜集到吳梅所撰的二百餘篇戲曲序跋，在其所編選的《吳梅全集》中應該得到全面的展示。

上述前賢對吳梅所撰戲曲序跋的收集整理，爲我們進一步研究吳梅的曲學思想以及研究古典戲曲創作與理論提供了莫大的便利。然而，文獻整理難免有遺珠之憾。筆者檢索前文提及包括《吳梅全集》在內的各種有關吳梅著作的整理文獻，發現這些文獻均未收錄吳梅爲《玉指環》傳奇撰寫的這篇序文。爲了使學界能夠更全面地瞭解吳梅的戲曲批評，現將該文公諸於同好：

玉指環傳奇序

詠玉簫再世事者，有喬孟符《兩世因緣》劇，文藻頗勝，而【隔紗窗】一套，尤膾炙人口。余少時間一按拍焉。南曲中《玉環記》，以韋皋結交克孝，禍起蕭牆，命意已傷庸俗，即生旦離合，亦全襲《繡襦》通套語，他如力擒雲光，計降朱泚，皆勉強牽率，不近人情，實非愜心貴當之作。自是以後，未有重賦此事者矣。蘭坡先生作此記，一依《雲溪友議》佈局，將院本中一切俗套，刪除淨已，較舊本已雅潔矣，又以玉簫爲姜氏婢，

29 王衛民：〈談吳梅的戲曲序跋〉，《戲劇藝術》1992年第1期，頁129。

30 吳梅著，王衛民校注：《吳梅全集．理論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中、卷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不作曲伎，意更周匝，蓋《友議》中本不言伎，而《兩世因緣》及《玉環記》皆作伎女者，便於戾家生活，於是，俗科惡諢，滿紙讕言。余嘗謂：傳奇家多添關目，實自形才弱也。先生治行並龔黃，文章追魏晉，而南詞妍麗，又得東塘、昉思之緒，才人固無所不能耶。自藏園作曲，以扶植倫紀爲主，夏惺齋、董恒岩因之，忠孝節義，表章益力，南北曲體遂得與唐詩、宋詞並尊。然而，理障腐語，搖筆即來，與昔之桑濮言情、科第矜貴，同一膚辭耳。能剗削膚詞者，方稱作手。先生學藏園而不囿于藏園，斯所以可貴也。〈續緣〉折以楊太眞作判，與《風流院》之以湯若士爲院主，同一令黠可喜，而窈娘、步非煙、霍小玉輩又一一作陪，結人天眷屬，雖本于尤展成之《鈞天樂》中有〈地巡〉一折，痛發古今不平、[31]蔣心餘之《臨川夢》中有〈集夢〉一折，以「四夢」中人一一與若士周旋，亦荒唐可樂，而文心幻曲，殊足令人籀諷。曲家專賦本事，不敢旁涉他故者，皆尋行數墨，不足登大雅之堂也。惟〈釋姜〉折南北合套，【雁兒落】、【得勝令】下，尚缺二三曲，確是不合格處。（他日付刊，當足成之。）[32]避暑里門，快讀數過，瓜棚一雨，硯席生涼，因書簡端，誌吾心折云。戊辰五月，長洲霜厓居士吳梅書於百嘉室。

吳梅的這篇〈玉指環傳奇序〉直接夾附于南圖所藏《玉指環》鈔本之內，結合其所云「避暑裏門，快讀數過」考察，則說明吳梅所「數過」讀之的《玉指環》就是南圖所藏的《玉指環》鈔本。

序文寫於「戊辰」年（民國十七年，1928年）夏曆五月。從吳梅的經歷看，吳梅於一九二三年暑期離開北京大學前往南京東南大學任教，一九二七年北伐軍佔領南京之前，北洋軍閥政府下令東南大學停辦，吳梅返回蘇州家居。同年九月中旬赴廣州中山大學執教，但他不適應嶺南天氣和生活，便於年底前返回蘇州。一九二八年春節後，吳梅到上海光華大學任教，八月南京國民政府將原東南大學更名爲中央大學並復課，吳梅回南京在中央大學任教，但未能立即辭去光華大學之職，便在南京與上海之間奔波。由此可知，〈玉指環傳奇序〉正撰寫於其執教光華大學一個學期之後，在家鄉蘇州「避暑里門」度暑假期間。直至一九三一年

31　「中有〈地巡〉一折，痛發古今不平」及下文「中有〈集夢〉一折，以「四夢」中人一一與若士周旋，亦荒唐可樂」二處文字，爲注釋文字，在原稿中作小字雙行書寫。

32　原稿中「他日付刊，當足成之」二句即有括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上海「三一八」戰事發生之前，吳梅都在大量評點並整理出版其所藏曲本。《奢摩他室曲叢》即編印於這段時間。也可以說，此時正值吳梅學術成果較爲豐碩的時期。

吳梅藏曲甚多，他於一九二六年前後從自己所收劇曲散曲中選擇二百六十四種，擬以《奢摩他室曲叢》總名印行，後再從中精選一百五十二種分批次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印行，但至一九三二年上海「一．二八」發生時，只印行了初集和二集，而戰火又焚毀了待印的許多底本。對此，吳梅痛心疾首，遂於此年將其所藏的未刊行劇曲散曲總成爲〈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33]，擬轉售他人，自云：「霜崖先生喜藏曲歷三十年，積數百種。壬申之春，寇侵海上，舊藏涵芬樓諸傳奇爲《奢摩他室曲叢》印行計者，焚燔至三十種左右，先生恫焉！因取所存各曲總錄一目，將盡讓於人。或以先生爲過激，不知先生實窮乏也。嗟乎！士大夫竭畢生之力，奔走南北，僅得此區區數百種，一旦盡出，其感喟爲何如！舉篋相讓，毋勞遴選。懸值未昂，毋空貶抑。覽者幸平恕焉。」[34]然而，《奢摩他室曲叢》初集、二集均未收《玉指環》，〈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也未著錄該劇。非但如此，今國家圖書館所藏吳梅所撰的手稿本《瞿安藏書目》[35]也未著錄該劇。吳梅〈玉指環傳奇序〉既撰於一九二八年，則《玉指環》傳奇當爲吳梅所藏而於一九三二年業已散出（非屬其所云「焚燔」者也）。「他日付刊，當足成之」，這正反映出吳先生希望於將來印行的《奢摩他室曲叢》某集內刊行該劇的願望。

從序文的內容上看，吳梅對《玉指環》的評價很高。吳梅作爲一位兼治詞曲且戲曲理論與創作兼通的曲學大家，他對很多戲曲都有貶詞，唯獨《玉指環》屬於例外。所謂希望「他日付刊」之語，正是對該劇激賞的表現。

雖然吳梅所藏《玉指環》版本僅署「剪紅閣填詞」並未注明該劇作者的具體姓名，但是〈玉指環傳奇序〉卻明言「蘭坡先生作此記」，並稱「先生治行並龔黃，文章追魏晉，而南詞妍麗，又得東塘、昉思之緒，才人固無所不能耶」，這就爲我們將《玉指環》傳奇作者進一步鎖定爲張夢祺提供了佐證，而這一結論又

33 吳梅：〈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收入青木正兒著、王古魯譯：《中國近世戲曲史》（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6年）。後王衛民編《吳梅全集》據此收錄。見吳梅著、王衛民校注：《吳梅全集．理論卷》，卷下，頁1554。

34 吳梅著、王衛民校注：《吳梅全集．理論卷》，卷下，頁1554。

35 吳梅：《瞿安藏書目》，收入吳梅著、王衛民校注：《吳梅全集．理論卷》，卷下，頁1562-164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恰與上海圖書館所藏該劇的題署「剪紅閣夢祺張蘭坡塡詞」相吻合，足以顯示吳梅學識的廣博與判斷的敏銳。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稀見清傳奇《玉指環》考辨
——兼論吳梅手稿〈玉指環傳奇序〉的發現

孫書磊

韓國漢陽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

與元代以雜劇爲主體的北方戲曲活動不同，明清戲曲以傳奇形式爲主，其活動區域則受宋元戲文的影響而集中於江、浙、皖、贛、閩等南方地區。明清中國南方戲曲代表了明清中國戲曲的主流，其作者之衆多、作品之豐富都是中國戲曲史、中國文學史所罕見者。現今，明清南方戲曲作品保存較多，並不斷有新的戲曲文獻被發現，其中，清代南方善本戲曲文獻之被發現者更多。對清代南方善本戲曲的研究，成爲中國南方地域文化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文即以《玉指環》傳奇爲例，研究清代南方戲曲的版本面貌、保存情況、題材來源、與同屬於俗文學範疇的小說之關係，及其創作、流傳的文化背景等。現存的稀見清代傳奇《玉指環》有分屬於兩種版本特徵的南京圖書館藏本和上海圖書館藏本，且皆被著錄爲稿本。然而，通過對這兩種版本的比勘，我們發現現存本皆非稿本。相比較，南京圖書館藏本是一個較能反映底本原貌的早期鈔本。該劇作者爲皖南地區的張夢祺，創作於作者入仕之前即道光十八年（1838）之前，爲作者窮途歌哭的寫照。劇作的敍事特徵顯示了該劇已經走出了中國南方戲曲常用的文士妓女情感戲的老套路。而吳梅先生手稿〈玉指環傳奇序〉的發現，則對於重新解讀該劇傳播過程中所顯示的戲曲文化和進行戲曲學術史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價值。

關鍵詞：《玉指環》傳奇　張夢祺　吳梅　南方戲曲　戲曲文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udy of Rare Versions of the *Yu Zhi Huan Chuanqi* of the Qing Dynasty ——With a Study of the Discovery of Wu Mei's Manuscript of *Preface to the Yu Zhi Huan Chuanqi*

Shu-lei SUN

Visiti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anyang University

Unlike northern drama in the Yuan dynasty, which was centered on Za ju, the drama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performed in the southern areas such as Jiangsu, Zhejiang, Anhui,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were mostly in the form of *chuanqi*. Presently, relatively more southern dramas from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ve been saved, and many new dramatic scripts are continuously being discovered. Research on carefully emended editions of southern drama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study of southern Chinese culture.

In the case of *Yu Zhi Huan*, we researched the appearance of the edition, its state of conservation, the derivation of its subject matter, its relation to novels that similarly belong to the category of popular literature; we also studied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its creation and transmission. Today, there are two rare versions of *chuanqi* named *Yu Zhi Huan* from the Qing dynasty, respectively housed in Nanjing Library and Shanghai Library. Both have been regarded as the author's draft. However, by comparison of these two versions, it is clear that neither is the author's, and the version in Nanjing Library is the earlier copy which better reflects the original.

Zhang Meng-qi, before he became an official in 1838, wrote this drama portraying his many personal hardships. Its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 that this drama was well beyond the old pattern of love stories about literati and prostitutes. The discovery of Wu Mei's manuscript *Preface to the Yu Zhi Huan Chuanqi* gives an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reread this drama, understand dramatic culture shown in its transmission and improve the study of the academic history of dramas.

Keywords: *Yu Zhi Huan Chuanqi*　Zhang Meng-qi　Wu Mei
Southern dramas　Dramatic literature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徵引書目

王衛民編：《吳梅戲曲論文集》，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3年。

_____：〈談吳梅的戲曲序跋〉，《戲劇藝術》1992年第1期，頁129-135。

王振錄、周鳳鳴修、王寶田纂：《〔光緒〕嶧縣志》，光緒三十年（1904）刊本。

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編輯委員會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毛承霖纂修：《〔民國〕續修曆城縣志》，山東續修曆城縣志局鉛印本，1924-1926年。

天然癡叟：《石點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朱大紳、高照纂：《〔光緒〕直隸和州志》，光緒二十七年（1901）刊本。

朱保炯、謝沛霖編：《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吳梅著，王衛民校注：《吳梅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____：〈玉指環傳奇序〉，手稿，夾附于張夢祺：《玉指環》，鈔本，南京圖書館藏。

____：〈奢摩他室藏曲待價目〉，收入青木正兒著，王古魯譯：《中國近世戲曲史》，上海：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1956年；再次收入吳梅著、王衛民校注：《吳梅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____：《瞿安藏書目》，手稿，國家圖書館藏，收入吳梅著、王衛民校注：《吳梅全集》，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佚名：《韋鳳翔古玉環記》，明萬曆間金陵富春堂刊本。

周妙中：〈江南訪曲錄要〉，收入新建設編輯部編：《文史》，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周昂：《玉環緣》，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此宜閣刊本。

周竹生修、靳維熙總纂：《〔民國〕續修東阿縣志》，濟南：濟南午夜書店，民國二十三年（1934）鉛印本。

胡士瑩：《話本小說概論》，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范攄：《雲溪友議》，收入《筆記小說大觀》第一冊，上海：上海進步書局，民國年間。

皇都風月主人：《綠窗新話》，臺北：世界書局，1965年。

郭英德：《明清傳奇綜錄》，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馬世珍纂修、張柏恒增訂：《〔道光〕安邱新志》，民國三年（1914）石印本。

陳與郊：《鸚鵡洲》，明萬曆四十八年（1620）刊本，收入《古本戲曲叢刊二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55年。

張夢祺：《玉指環》，鈔本，南京圖書館藏。

_____：《玉指環》，鈔本，上海圖書館藏。

莊一拂：《古典戲曲存目 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淩錫祺、李敬熙：《〔光緒〕德平縣志》，光緒十九年（1893）刊本。

黃麗中修、于如川纂：《〔光緒〕棲霞縣續志》，光緒五年（1879）刊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喬吉：《玉簫女兩世姻緣》，收入李開先輯：《改定元賢傳奇》，明嘉靖間刊本。

曾慥：《類說》，收入《四庫筆記小說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92年。

楊廷福、楊同甫編：《清人室名別稱字號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楊柔勝：《玉環記》，明末汲古閣刊《六十種曲》所收本。

鄧長風：《明清戲曲家考略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劉昫：《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